

「美」罗伯特·珀比著 廖亦男译

别让他醒来

L O O D M A





别让他醒来

B L O M A

by Robert Polk

[美] 罗伯特·珀比 著 滕鸿艳 译

现代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 01-2015-5793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别让他醒来 / (美) 珀比著 ; 廖鸿艳译. — 北京 :
现代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143-4085-3

I. ①别… II. ①珀… ②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3218 号

BLOODMAN

by Robert Pobi

Text copyright©2012 Robert Pobi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2016

by Beijing Bocaiyaji Culture and Media Company Limited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

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, Inc. in association with
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别让他醒来

作 者 (美) 罗伯特·珀比

责任编辑 陈世忠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制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32

印 张 10.5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085-3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装裁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，
是他们教会了我全垒打。

一个人需要的不是一间出没的小室，
一个人需要的不是一座房子，
精神有条条回廊，胜过
物质的宫殿。

——艾米丽·迪金森《第 670 首诗》

但是，你注意看那山谷下边，
血河就在眼前，
它在熬煮着用暴力伤害别人的罪犯。
——但丁《神曲·地狱篇》第十二首

第四日 长岛蒙托克

大西洋海面波涛起伏，泛着金属般的光芒。就在离海面 60 米深处，一团黑影晃晃悠悠，如同乘着滑板自大洋底处掠过，搅得巨浪扬波。怒涛裹挟着黑影一道向前，穿过几千米岩石密布的海底。不多时，平缓的海底缓坡地势陡变，渐渐隐入黑暗，那些黑影也随之跌落深渊。这团团黑影被墨西哥湾的洋流卷来，一路拖拽到马萨诸塞州附近的东海岸，最后统统冲入北大西洋。也许，黑影终会被冰冷水域里那些游走于黑暗世界的浮游生物所吞噬，或许会腐烂、消失，不过断不会再感受到日光与暖意。

残骸散落在海底四周，世界的喧嚣在海底岩缝回响，终于无声无息。那些残骸不过是一套舒适沙发、几块屋顶板面、露台、轮胎、旧芭比娃娃、高尔夫球袋、凹凸的电冰箱、油画、破烂的道奇突击者（一种车名），在洋流中和黑影撞来撞去，直入大海。残骸之中，道奇车移动得最为缓慢，车身侧向一边，一扇车门已经没有了。车体在波浪中翻腾，车灯若隐若现，仿佛机器人的眼睛，即刻就会耗尽电量。芭比娃娃则因为胸腔中空，构造的材质又是那种轻型塑胶，故而在水中保持着直立的姿势，漂流得最快。

黑影在风暴中也概莫能外，不是一头撞上家用电器，就是刮到岩石，裹挟着凌乱的水草和塑料袋。它在水里横冲直撞，已是遍体鳞伤，和周围的垃圾并无二致。

然而，黑影跟那些成群结队涌向大海的废料不一样，也并非是被飓风卷来，它们是由某些比天灾更恶毒、更难以预测的“事物”所缔造。

2

第一日 长岛蒙托克

杰克·科尔站在门边，低头看着那张破烂的地垫——他上次见到这块垫子还是 25 年前，他离家出走之时。现在盯着这块地毯，他听到电路系统发出微小的嘶嘶声，昔日情形突然清晰地涌上心头。但他非常清楚，如今自己不再害怕，也不会愤怒，那些过去最终给了他离开的勇气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昔日的感觉不会就此消失。

地毯已经老化褪色，三条边磨损得很厉害。换作其他人早就扔掉了，但他父亲没有这样做。他从来不会关注地毯这类琐事。他为人粗鲁，也不关心自己的儿子。但雅各布·科尔里奇向来只在乎一件事，那就是色彩。地毯是紫色，他父亲却称其为潘通色卡 269 号，上面的花朵是白色的，他偏偏说是蓝白色。杰克的母亲去世前在蒙托克的旅游商店买了这张毯子，父亲喝得烂醉如泥，像毒蜘蛛一样爬来爬去，那模样丑陋卑劣至极。

去他的，杰克想，这就是紫色和白色，然后在地垫上擦了擦脚。他打开门栓，张手摸向黑漆漆的柚木，推开房门，一脚踏了进去。

他父亲不在家，他感觉像侵入一位老人的王国。老雅各布·科尔里奇不仅孤僻，还特别有控制欲。不过，杰克也不算擅闯民宅，他是因为接到一通电话才来的，更准确地说，是要照顾一个无法再让人听命于己的人——医院的大夫告诉杰克，他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，病得糊里糊涂，试图自焚，别人想救他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。这位宅男工作狂完蛋了，再也不能画画了。当时杰克心想他们最好把自己的老爹从医院后面拖出

去，扔在垃圾箱边上，打烂他的脑袋，因为如果不能画画，雅各布·科尔里奇就什么也不是了。

四周漆黑一片，杰克伸出手指探向前，仿佛条件反射一般，摸到门边沉重的胶木开关。嘭、嘭、嘭！三个维尔纳·潘顿牌的灯泡瞬间点亮，杂乱无章的大厅骤然有了生气。杰克在门口伫立片刻，手上提着硕大的铝制行李箱，四下打量着房间。28年来这里都没有变过，连地产经纪人都懒得告诉你这里需要修缮，尽管这是他们的责任。不过，比破旧更要命的是这里每一寸空间都塞得满满当当的，整个房间简直就是狄更斯戏剧里才有的舞台布景。

玄关处有张中岛牌小桌，是由一大块未经加工的胡桃木板制成。杰克走过去，把钥匙放在落满灰尘的桌面，旁边放着一个球体线框模型，自他记事以来，这个模型就一直放在那里。尘土蛛网覆满铮亮的金属表面，看上去模糊不清。杰克放钥匙的当头，雕塑动了一动，微微一缩，在午后的光线中令人产生些微恍惚的错觉。杰克转身进了大厅。

这座房子是当时修建的第一座全玻璃民居之一，堪称现代设计的奇迹，这里有着高度倾斜的屋顶，加州红木屋梁，厨房俨然有北欧设计实验室的风范。他父亲的图书馆就在那里，占了石板壁炉旁边的一面墙。冲浪板形的咖啡桌上散乱地放着落满灰尘的咖啡杯、苏格兰威士忌酒瓶，还有一摞橡皮筋捆着的《纽约时报》尚未打开。一堆粗短的烟头填满了大大的陶瓷烟灰缸，还有一小截烟头粘在地板上。沙发放在相同的位置，皮革磨得锃亮。一把椅子的扶手摇摇欲坠，只用胶带稍加固定。他母亲的施坦威钢琴放在角落里，自从1978年夏天之后就再没动过了。安迪·沃霍尔^①的一幅《玛丽莲摄影》斜挂在积满灰尘的墙上，

① 安迪·沃霍尔 (Andy Warhol)，美国艺术家、印刷家、电影摄影师，是视觉艺术运动——波普艺术的开创者之一，也是20世纪艺术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

这是某个周末安迪送给他父亲的礼物，以前他经常带着这幅长 1.9 米的金发美女画像旅行。

杰克慢慢将父亲的生活重放一遍，这过去了 25 年的故事。显然，雅各布患上老年痴呆症已有一段时间，并非一朝一夕。看来他过得也不容易，太不容易了，而这一切最终以这个老人意图纵火而结束。当时他在起居室里狂乱地舞动，一头撞破了落地窗的玻璃，最后跌跌撞撞地冲进了水池。空气里似乎有音乐在飘动：“一切正常。休斯敦，我们没问题”。

这里乱糟糟的，好像有人将一叠东西的底层抽去，结果所有的东西都就此坍塌，散乱一地，跟个废旧回收站差不多。在他的父亲、伟大的雅各布·科尔里奇居住的房间里，酒瓶当然是少不了的，犹如空弹壳般撒落一地。杰克俯身捡起一只酒瓶——他老爹的品位从拉弗格威士忌（Laphroaig）升级成了皇家蓝勋酒（Royal Lochnagar），至少最后几年他都没喝过廉价酒。

但房间里最诡异的事物却是刀子——黄色的美工刀，落得到处都是，触手可及。杰克拾起一把刀，旋转滚轮，将刀片推出刀柄，那上面早已锈迹斑斑。这样的美工刀现在一定还有卖的，杰克想着，于是把刀放了回去。

从地板到天花板装有 12 扇窗户，其中一扇正对着大海，窗户从外面钉上了一块胶合板，边上涂着亮绿色。他父亲就是撞破了这扇玻璃然后跌入水池的，当时他的衣服着了火，烧得他的手指像蜡烛一样融化。矩形的水池位于风化的灰色露台中央，现在变成一塘碧绿色。1967 年的某个周末，酩酊大醉的帕布鲁·毕加索^①和他父亲在泳池里作画。

① 帕布鲁·毕加索（Pablo Picasso，1881—1973），西班牙著名画家，是 20 世纪现代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，遗作超过两万件，包括油画、素描、雕塑、拼贴和陶瓷等。他的主要作品包括《简朴的一餐》《生命》《盲人的晚餐》等。

沙发上斜靠着查克·克洛斯^①的画像，被人剜去了双眼，无疑是有人用美工刀干的。这幅画像是老雅各布·甘斯沃尔特·科尔里奇的秘密涂鸦——父亲为什么这样做？

杰克停下来检查残存的大前窗，窗户上压着一张便条。这是一张素描纸，上面有他父亲用手书的粗体大写字母写着：你叫雅各布·科尔里奇。继续绘画。

杰克僵在那里，两眼直盯着素描纸粗糙的表面，心里暗自思忖是否做好准备收拾这一切。答案很快就会揭晓，但也不见得。不过，这并不是一个选择，而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，两者截然不同。

杰克走进房间，查看了冰箱——三罐淡啤酒；过了保质期的牛排；12只泡沫塑料汤碗，有一半装着油泥，都快变成煤油了；一个皱巴巴的柠檬，看起来就像耷拉多年的乳房。里面还有一只鞋子，一串钥匙，一块干草皮，两本平装书，还有两把美工刀，一把放在蔬菜箱里，一把放在黄油格上。杰克关上冰箱，又仔细查看厨房的其他地方。

这里没有脏盘子，只有一层斑驳的面包屑、积尘，以及沾有颜料的指纹，仿佛打20世纪90年代之前指纹就印在了那里。

他随意拉开抽屉，发现里面塞满了图画。小画板像书一样堆放着，上面沉闷的不规则灰黑色斑点仿佛在对他说鬼脸，看他敢不敢继续看。

他父亲的作品在构图和主题上总是显得阴郁，可是他这一代花样少年早期却是以艳丽的色彩和欢快的笔触闻名。而这几幅画的画面呈死气沉沉的灰黑色，一条红色条纹贯穿其间，犹如皮肤下面的静脉。这些绘画既不古典，也不现代。一想到此，他意识到这些画可能都不正常。而且，从一个在冰箱里放草皮、在周四晚上自焚的人身上，还有什么正常可言？

① 查克·克洛斯（Chuck Close），194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，是美国著名的照相写实主义画家。他将人头照片投射到有格子的画布上，再用喷枪笔逐格作画，3~6个月完成一幅画。主要作品有《自画像》《苏珊像》《约翰像》等。

杰克环顾四周，想知道他早年离开的这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才华横溢的雅各布·科尔里奇孱弱到要给自己贴字条来提醒每一天，却没头没脑地疯狂画斑点。他想起父亲的所有事情，却从没考虑过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意义。杰克把画放回抽屉，然后用膝盖把抽屉关上。

事情变成现在这种地步着实令人诧异，32年来的痛苦历历在目。这座房子有着他痛苦的回忆，他觉得自己最好点燃一张报纸，拿进卧室，关上房门，一把火烧了这里了事。让这个地方彻底从记忆中消失——也许，这就是他父亲想亲自做的事，也许父亲最后也受够了自己的房子。

“打住！”杰克大声说，他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才意识到正在做着自己答应过要做的事情，他不应该自怨自艾。他离开厨房，从硬木地板走过，地板上散落着几十张波斯小地毯，叠放在古里古怪的过道上，犹如包裹上的外国邮票。

杰克走到面朝大海的滑动大门前，怔怔地站在那里，双手插进口袋，任思绪飞向别处。去哪里不好，偏偏上这里，自己的家——他发誓绝不回来的地方。他望着海面，控制住呼吸，然后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一包万宝路，用纯银 Zippo 打火机点了一支烟，这只打火机是凯送给他的。

他吸了一口烟，凝望着沙滩、海洋。他眼睛盯着海面，想起飓风正在逐渐形成。这里就像是另一个佛得角^①。小镇已经准备迎接飓风的侵袭。在驱车回家的路上，他看见人们正在为抵御飓风做准备——百叶窗卷了起来，汽车满载物品，板条箱里装满瓶装水和手电筒电池。在医院病房里，无声的电视屏幕上，CNN 女主播一脸笑意地指着卫星云图上野兽的巨眼，仿佛有点幸灾乐祸——那是个巨型风暴眼，预计 50 个小时后飓风将袭击新英格兰^②。他还有大把时间认认真真填写完医院的表格，然

① 佛得角，非洲大陆的最西点，位于塞内加尔，是欧洲与南美、南非之间的交通要冲。

② 新英格兰，美国大陆东北角，濒临大西洋，毗邻加拿大的区域。

后不紧不慢地开车离去。他凝望着地平线，想看看风暴来临之前的晴空，可是看到的只有灰蓝色的天空，犹如温斯洛·霍默^①的水彩画。恶劣的天气尚未到来，他原来担心回家会碰上倒霉事。不过，似乎现在一切还好。

杰克抽完烟扔到地上，用脚后跟把烟蒂踩进地毯，转身离开油画一般的大西洋，走到布满划痕的屋子后面。他从口袋里掏出 iPhone，看也不看就拨了个号码，然后一屁股坐在尘土飞扬的皮沙发上。

电话铃响了，三声……四声……五声。他看了看表，杰里米现在应该和保姆一起，凯正在排练，她的电话可能关机了。突然，电话接通了。

“凯·里弗。”她回答道，背景里管弦乐团的声音在远处轻轻回响。

“嗨，宝贝，是我。我只想知道你和杰里米是否一切都好。”

“我们很好，别担心。你爸爸怎么样了？”

杰克回忆起一个小时前在医院里见到的那个人——他安静地躺在病床上，眼角粘着几点白色黏液。他呼吸困难，烧焦的双手绑着绷带。“老爸会好起来的。”他凝望着水池外拍岸的波涛，电话里面音乐声与自然的天籁交织在一起。他了解这首曲子，于是问：“坎皮奥尼^②的音乐？”

凯笑道：“猜得不对，是卢切希^③的。”

“抱歉，我尽力了。”

“我可不是因为你的耳朵才嫁给你的。”

① 温斯洛·霍默 (Winslow Homer, 1836—1910)，美国风景画画家和版画家，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，开创了一种美国特色鲜明、既现代又古朴的画风。

② 坎皮奥尼 (Carlo Antonio Campioni, 1720—1788)，意大利作曲家，作品主要有《又见圣母》《弗朗茨一世与玛丽亚·特雷西亚安魂曲》《赞美颂》等。

③ 卢切希的 (Andrea Luchesi, 1741—1801)，意大利作曲家，作品有歌剧《财富岛》《嫉妒的丈夫》《女人总是女人》等。

“我知道。”凯头戴鲜花的样子映入脑海，她的雀斑和微笑是他的精神支柱。

“你在医院吗？”

“一小时前就离开了，刚才去了我爸的房子。这里乱七八糟，不知道能不能住，”他四下打量房间，一处一处看过去，垃圾和艺术品堆满了整个屋子，就像帝王谷里被洗劫一空的坟墓，“或者想不想住。”

“一定可以的，而且你也应该留下，那是你必须做的事情，虽然你现在还不明白，万事通先生。”

为何她总是知道如何帮他战胜心魔？他于是只回答了一句：“好吧。”

“听着，我明天还有一次排练，不过很早就会结束，杰里米和我可以坐巴士去你那里。我会腾出几天时间，陪你一起处理这些麻烦事。”

他的视线离开窗外油画般明快动人的海滩，然后看见一个陶瓷大烟灰缸，发现上面有胡乱修补过的痕迹。这里还发生过什么事情？这都是31年前的事了。他的手下意识地伸向后脑勺，摸到一个疤痕疙瘩。每当他注视亮光太久或者碰上堵车，这块疤痕就会隐隐作痛。

“杰克？你还在吗？杰克？你在……”

他捏了捏鼻梁。“我感觉太累了。我要去睡一会儿，或者找点吃的。”

“听上去不错。补充点蛋白质，比如沙丁鱼和多谷物奶油干酪，知道吗？”

他不觉莞尔。自从医院打来电话之后，他就头晕脑胀，现在才稍微轻松一点。“谢谢你，宝贝，我想你了。”

“我也想你。如果觉得孤独，就打电话给我，凌晨两点也没关系。好吗？”

“一定。再见，宝贝。”

他把电话扔到凌乱的咖啡桌上，激起一片尘土。杰克意识到郝薇香

小姐^①已经成了酒鬼，所以和他父亲如此投缘。只要她躲在床下、锁上房门，半夜里男人就会发疯。

他拾阶而上，看见主卧室的家具上面堆满了垃圾，有空空的浓汤罐头、未打开的《Awake！》杂志、吊诡的裸体芭比娃娃，还有一个旧滤油器。他停在楼梯顶端，观察这所房子，房子比他年少的时候看上去大多了。

光线透过面朝大西洋的长方形大玻璃窗射了进来，洗刷掉了许多罪恶。尘埃、各色碎片被阳光晒得发烫。他斜眼瞄向那海、那天、那一大片蓝白之色。波斯地毯上胡乱涂满了华夫饼一般的颜色，仿佛想掩盖上面的生活垃圾，以及这所房子的其余部分。杰克看见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留下的烧焦足迹，像是一个纵火犯在炫耀自己在这场扭扭乐游戏中的得分。墙上的大窗格换成了露台。杰克无意识地查看了脚印，从左边的壁炉开始，脚印在钢琴上跳了四步桑巴舞，然后迅速转到右边，跳了五步狐步舞，再转向右边，在结束曲中旋转。舞步结束后，父亲撞碎玻璃，跑到露台上，纵身跳入水池，犹如病鱼摔进了烂泥。酒精在他的血液里沸腾，他没有炸毁这里，用白热蘑菇云将房子送上天已经是奇迹了。

透过隔断的露台向外看，他见到父亲的工作室矗立在房子的边上，俯瞰着海滩。工作室的窗户漆黑，木瓦掉了一半，剩下的瓦片弯曲发黑——这是杰克在高度程式化的记忆图像中迅速构建的另一个部分。

他打算检查余下的地方，又觉得不甚感兴趣。尘土和美工刀落得满屋都是。他步履沉重地走下梯子，马靴踩得梯子砰砰响。他知道自己比刚才在电话里说的还累。他从沙发上拿起一堆小画板，靠在咖啡桌旁。画板看上去黑糊糊、血淋淋的，和厨房抽屉里的那堆画板一样灰暗，让人心绪不宁。

① 郝薇香，狄更斯《远大前程》里的角色，一位富有的老处女，居住在一座恐怖的风车房子里。她利用养女来折磨男人，实施报复。此处喻指杰克父亲过着一种颓废生活。

杰克掏出手枪，这是一把硕大的不锈钢史密斯威森 M500 手枪。他把枪塞进沙发的垫子下面，然后脱下靴子，把腿放上沙发，身体还没把垫子下面的手枪皮套捂热乎，他就呼呼睡着了。

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把他从梦中惊醒，他猛地起身。“杰克·科尔。”他条件反射地说道。皮夹克仍穿在身上，他感觉头晕脑胀。天已经黑了，他看了一下表：11:13。

“你是杰克·科尔特工吗？”

他深呼吸一口，嗯了一声，抓了抓后脑勺的疤痕疙瘩。

“我是美国南安普顿的麦克·豪瑟警长。我从纽约警察局办公室要了你的电话。很抱歉现在打电话给你，因为我碰到一桩案子。你现在距离我们只有 8 公里，出于某种原因，现在需要你过来协助。”这语调和措辞让杰克对电话那头的人有了一个基本的印象：衣着整洁，50 岁左右，平头，佩戴西格绍尔 P226 手枪，衣领上别着美国国旗领扣，是一名退伍士兵。

杰克停顿片刻，觉得自己应该告诉豪瑟警长电话来得正是时候。当然，他会听从他的建议。那么，遵命，他这就去帮忙。他伸手到垫子下面，取出沉甸甸的左轮手枪，检查了一下枪膛，这是他很久以前养成的习惯。然后他把枪插进皮带上的压力枪套，又问了一句：“他们怎么死的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良久。杰克知道一个男人意味深长的沉默说明他正在酝酿勇气，这种沉默也让杰克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。豪瑟哽咽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他们被剥皮了。”

杰克已隐忍了几小时，现在这一切终于让他忍无可忍。他脑子一片空白，血气上涌，怒火中烧。

沉寂许久的恐惧即将卷土重来。

3

小雅各布·科尔里奇——现在是杰克·科尔——把车速从第四挡降到第三挡，然后一脚将油门踩到底。Hemi 426 引擎发出万马奔腾般的轰鸣，一头冲上柏油路。1968 年款道奇突击者呼啸着拐过街角，震得仪表板上的香烟猛地滑到另一端。他驶到弯道的尽头，车灯晃过路肩，照亮了路边的海滨围栏。围栏和沙滩上装有明亮的蓝色闪光灯，照得远处的大西洋波光粼粼。一跨过街角，他就把车速调到每小时 45 公里，向东一路飞奔——他急着赶去检验死者。

因为是周日晚上，蒙托克公路一路畅通。路边坡度平缓的滑雪道把杰克带回 16 岁的那个夏天，他在蒙托克游艇俱乐部打工，换班后他们开车去比利·斯宾塞家的旧巡洋舰。那时他口袋里只剩下两三美元，加起来刚好够过一个周末。他们放下破旧的帆布顶棚，躲在里面尽情放纵，聆听海浪，吸着大麻。

窗户敞开着，风把夜晚凉爽的空气吹进小屋，而后就只有海浪拍打着海岸的声音，犹如心跳一般，带来来自海洋的新鲜空气。车子后座上的金属小物件有节奏地叮当作响，那可能是杰里米的婴儿座椅的带扣。不过，这样宁静的时刻，连金属的声响都显得格外柔和。

杰克正在努力进入角色。他每次工作都是这样，次次如此。实际上，他必须面对死人、或者一些缺胳膊断腿的，还有受尽凌辱的受害者——这些人都是他的“客户”。

这是一个武装的过程，他必须把自己的内心武装起来。他和大部分

联邦调查局的同事不一样，每次凶案调查他并不参加抓捕行动。作为这个星球上诸多凶杀现场的主要目击者，除了经常忍受血肉模糊、尸体遍布的刺激带来的伤害，杰克还要硬着头皮破译出这些残肢断臂隐含的信息。他不是依赖凯夫拉防弹衣和防暴头盔，而是用自己精心制作的人性盾牌来保护自己，使自己柔软的心灵免受摧残。走进谋杀现场之前，杰克会把自己的某些“部分”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放在心灵的安全区，这样一来，自己就不会在破案过程中被左右或迷惑。案件结束后，他才不至于精神崩溃。至少，理论上是这样的。

可是近来，他进入谋杀现场变得有点费力。大脑里那个一直收放自如的“开关”，今晚似乎已经失灵了。和别人一样，他也知道受害者值得同情，但他不愿承认那些悲惨的事情发生在了自己身上，他做不到。他对于父亲安静地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模样感到很厌恶，这也影响了他的正常思维。他现在需要静一静。

一念及此，他想到的不仅是他的父亲，还有曾经在那里生活的一幕幕画面。他回到了家，走进房子，看见地上的破烟灰缸和黏糊糊的垃圾，在阴冷的油画间兜兜转转——这些油画原本是出自于那位曾经的大画家的手笔，现在这位大师却遍体鳞伤，几近癫狂。杰克闻着海洋的气息，在蒙托克公路上飞驰，想起斯宾塞和旧巡洋舰，想起冰箱里的草皮，想起藻类丛生的水池——想起那里所有的一切。

杰克吸了口气，把纷乱的思绪放在一边，注意力回到车道上。他专心开着车，在路上打开刺眼的车头灯，让车保持在马路的车道线之间行驶。他踩下油门，又踩了两次离合器踏板，把车速换到四挡。车子绕上山顶，道路像黑蛇一样在海岸边蜿蜒。然后道奇车从山顶而下，又滑入犹如蛇背的低谷，他的身体一会儿被安全带绷紧，一会儿又倒向皮革座椅。他猛踩油门，汽车尖啸着飞速前行，汽油完全转化成了车辆的动力。

几分钟后，他看见前方路边的应急灯像圣诞树一样闪烁，树木的黑影遮住了一部分灯光。他一直等到车距离大门90米远的地方才松开油门，